

大上海保卫战

2022年4月-5月

民家里的物资都消耗得差不多了，而每天各大 App 抢菜又很难。考虑到实际情况，居委会只能优先保障老年人和一些特殊群体的买菜需求。

“我们和街道内的保供单位联系，推出了肉类和蔬菜的盲盒。尽管这只是一个托底保障，但每天两三百份的量，对居委会现有人手来说也已经是很大的工作量了。”林辰坦言，有时菜的品质不尽如人意，很多居民甚至认为是居委会故意“以次充好”，“后来我们都会让居民第一时间拍照留证，尽量提供退换服务”。

事实上，疲劳战下，上海的不少居民区都出现了社工累倒、感染的情况。巨大的压力面前，也并不是每个社区工作者都能承受。

“一旦辖区内有阳性楼栋出现，意味着这个楼栋所有的物资取送、垃圾收运、上门检测、药物配送，都要居委会协调解决，更不用说阳了之后，整栋居民们的焦虑值也都是成倍增加，这些都要由居委会去面对、去承受。”某居民区居委会主任就曾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因为风险太大，每次都是他

亲自进阳楼，有段时间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但最要命的是，居民问我的很多问题我都答不上来，也给不了任何承诺。上级一句不知道，就要我来直接面对居民，我是在拿以前在居民中建立起来的信誉做工作，再这样下去，我也要坚持不住了”。

4月7日凌晨，一篇题为《致海悦居民》的文章，让无数人泪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海悦居民区的党支部书记马胜焯，他自称是一名“奔六的小伙”。

他发在社区公众号“爱满海悦”上的文章，记录了4月6日23时左右这位居民区书记的真实感受。“刚刚结束街道的视频会议，办公室里其他社工（最后坚持在我身边的3个）都已经睡着了。只有我一个，异常清醒。”马胜焯说，这篇文章有可能是自己作为“公众号小编”的最后一篇文章了。

马胜焯在文章中回应了小居封控至今，社区居民最关心的一些话题。比如，居民区书记为什么不知道小区到底哪些人是阳性、哪些人是密接，原因是“疾控部门直接与居民联系，我

静安区曹家渡一小区居民志愿者正在把运来的一大车蔬菜搬到小区门口。每箱装有四袋蔬菜，有大白菜、莴笋、萝卜、洋葱、土豆和西蓝花。摄影/周馨

